



致海子与刀郎

●莫文广

天空收紧了羽毛
十五岁驰名北大的少年还没学会逃
怀揣一颗孤寂的心
寻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境
像夹缝中的岩羊独角太硬
一次次冲撞世俗的石壁
早已注定跌落悬崖的结局
那是宿命 也是呼吸
山海关铁轨洒下一腔热血
德令哈黄昏染红了荒野
惊愕如流星划过
唯有西川默默捡起散落的诗行
若干年后音乐大漠的独行客
像踏尽坎坷的野马
只身闯入德令哈
将遗落的眼泪
重新装进自酿的青稞酒杯
夕阳将落
疲惫的人们不约窥见
依然纯粹的朝圣者
天南地北涌来
泪流满面把刀郎连同德令哈
高高举过头顶
那些原本藏在暗袖里的忌判
延续着缸文化的幻影
人潮面前只好作罢

将牧屿养育在一条江内 (组诗)

●赵文斌

一条河的文静、激动、奢华与开闸
全部集齐卡片，收藏眼眸
一个夏日的空洞和辽远需要
时间、游艇、小团队、惊叫
将它具象化。有人指点河面
古桥坚挺，渭渚苍翠
白鹭惊飞树巅，芦苇推动两岸
有人坐在舱内打开视频拍摄
有人从船舱走出，朗诵起
于坚的《只有大海苍茫如幕》
金清大港、月河、南官河
我想将这些河统统唤作江吧
还想把牧屿放置在一条江内抚养
盛总的游艇正开足马力
驾驶员在掉头处略施小技
转弯、倾斜、惊呼、激浪
再一次把一条河
拉出大江的气派

游牧屿八份湿地公园

仔细辨认十字路口
右边是宽阔芦苇荡，左边是
比芦苇荡更轻盈的湖面
我的既往、现在与将来，仿佛
都被那块路牌劈开

你放牧在皱褶上的碎碎花
现在全部归还给回垄间的花草
马鞭草、月见草、芦苇随风摆动
有人跳起比花草更柔软的舞蹈

乌云翻滚，太阳只有使劲捅破黑纸
才能将光束喷射到我身上，同样擦亮
整个湖面。我们兴致勃勃
起风的早晨，我们再次与自己的
柔美相逢

牧屿山雨后闻鸟

雨后牧屿山
鸟儿叫得特别欢畅
尤其在初春，鸣声潮湿
宛若雾水阵阵飘落
鸟猜不出我们是谁
也不知为何走到这里
每次经过竹林
抬头看天
那鸣叫声
有种刺痛的力量
仿佛铺天盖地的爱
又似铺天盖地的恨

福慧寺遇雨

第一次登牧屿山
第一次谒福慧寺
等道元法师读完偈文
厮守山顶的那片云
忽然黑起来，压下来
我们站立原地，没再说什么
山风扑面而来
雨多有层次啊
先落一阵子樟树花
落着落着
最后才落下真雨来

老汉也有70了

梅翁/文

2026年春节，我家四姐对我说：“老么，你今年也70岁了。”我家有四兄弟四姊妹，我排行老八，不知不觉竟也70岁了。

对着镜子，我认真打量自己。瞧瞧这70岁的模样，好像不太像70岁。

我的参照对象是当年的父亲。1977年，父亲70岁，只见他身着大襟棉袄，头戴三叠式乌绒帽，腰系八褶粗布围裙，脚蹬包头布暖鞋。这还是逢年过节时的装束，平时就更破旧寒酸了。

父亲70岁的面貌，是时代、职业的磨炼和苦难共同塑造的。

如今的我，也是时代和职业造就的。

父亲的70载，大半处于旧社会。而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彼70与此70截然不同。

若把新生的共和国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1950年代出生的人，就是这棵大树第一批年轮上长出的枝叶，我们紧贴着共和国的脉搏跳动。

这代人大多有单纯质朴的少年、盲从狂热的青年、负重敢闯的中年。阶级、城乡、公私分明，是我们认识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但是，我直到20岁时还完全没意识到，同一阶级、同一学校、同一农村的人之间，会有算计、嫉妒甚至攻讦。在我看来，城里人中学毕业就能直接安排工作，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大队长的女儿能进城工作，因为组织照顾基层干部。直到高中时，我要好的农村同学林高友等三人，通过不同途径提干、顶替、招工进城，只剩下孤零零的我，我才明白命运鸿沟无情地横亘在同窗之间，无法逾越。

父亲得知这消息，右手抓起三叠乌绒帽，使劲甩向左手掌心，抖落了零星皮屑，感慨：“老鼠生儿打地洞啊！”随即，他严肃地对我说：“你跟着我转悠，就会一生与锄头柄为伴。赶快出去闯荡，碰碰运气。”那是一位70岁父亲苍老又无助的长叹！

一束闯荡江湖的火把，在我心里陡然点燃。

二

这时，我仿佛忽然明白了什么，却又无法用语言精确表达，也不好凭意气直抒，这显然不适合当时的人设，更与我20多年来形成的淳朴、善良、向好却并不牢固的人生观相悖。

矛盾与纠结在我心中横冲直撞，导致我人生破茧的路径变得混乱。

高考失败！外出打工失败！学手艺失败！

一个碰得鼻青脸肿的后生，只好乖乖地回到生产队，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扛起锄头。

广阔天地里，多了一个不热爱土地的青年农民。

好在我喜欢读书，便把所有痛苦都倾注在煤油灯下，开始拼命读书。书让我仰天叹息，让我拍案而起，让我掩卷沉思……

丁灵雪 郭子涵/文

提笔前，我刻意寻找灵感，无意间刷到《向着父亲走去》一书。“东亚国家，父女关系，常常冷漠中夹杂着疼痛，父亲们情感压制，话语节制”——这句描述让我心头一颤。我父亲也是如此，他像《镖人》里的老莫，话不多，惜字如金，在清醒时筛选性地对某些话视而不见，带着一种“厌蠢症”式的高冷。可稍沾酒精，他的话就会密起来，像夜里从看不见的缝隙灌进来的风，凉意中缠着温度。

2026年大年初二，我见到了那道缝隙。父亲执意要带我们攀登斗米尖——这座温岭最具挑战性的高峰。在他“就五六公里，六小时拿下”的软磨硬泡下，一行七人相聚山脚。谁也没想到，因他一个转弯的念头，我们竟在深山里被困至深夜。

走上一条人迹罕至的野路后，前路艰险远超预期：湿滑的山涧、瘆人的悬崖、带刺的树丛、松动的树根……天色渐暗，走出去的希望越发渺茫。黑暗中举步维艰，一小时只能挪动几十米。父亲却在前方不断安抚：“9点前一定能出去，就差几百米了。”

一路上，他冲锋、探路、指挥、接应，仿佛永远不知疲倦。荒草乱石间，他的脸不知何时被划伤，却始终带着“一定要把所有人安然无恙带出去”的执念。一路上，我数不清喊了多少次“爸爸”。每每踩空惊呼，或对险处望而却步，他总会第一时间折回，用宽大的手掌接住他未经世事的女儿。

次日，劫后余生的七人相约影院。《镖人》中，老莫说出那句“你才是阿塔想要守护的家”，他以缄默的谎言为女儿隔绝绝风雨的形象，隐约与父亲重合。

那晚，他微醺归来，缓缓坐到我面前，眼眸低垂：“郭子涵，经历了这次事件，是不是增进了家庭情感啊？”

“什么事件？”

“就是爬山啊。”

我抿嘴，眉目一撇，流露出一丝窘迫。他却自顾自说下去：“我能感受到，只是你不说，那我替你说……”

1980年，我终于等到了机会，从此告别了那把被汗水浸得油光锃亮的锄头长柄。

我50岁那年，父亲刚好百岁。也许他想到了生命的西沉，便让大哥命我从百里外的工作地赶回家见面。我抛下一切，顺从地赶了回去。老人家劈头就问：“在外地混了几十年，当了什么？”这太突然了，难道叫我火速回家，就问这个问题？我笑而不答，知道父亲对现代编制没有概念，便说：“比镇里的驻村干部老淡大一点点。”他不高兴地说：“你呀，就是死脑筋。解放前，本村小陈为了当保长，逢年过节就往城里跑，两年下来，竟跑了个保队附的官。你不勤快啊！”

我无言以对，使劲点头，笑着敷衍。倒是大哥一番比画，让父亲似乎明白了我这个并不争气的小子混出了点小名堂。

一星期后，父亲无疾而终。

三

站在70岁的高度，审视过往岁月，我渐渐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像当年的自己。嫉恶如仇的愤青性格，早已湮没在脚印下，不见踪影；奋发图强的壮志，也消解在时光里，无声无息；文气和匪气在相互对冲中，已荡然无存。

当年奔赴工作岗位时，我满腔豪情，一路稀释，直至散失。与我追随的领导走散了，与同一班子的伙伴也散了，与跟着我的同事也散了。甚至8个同胞兄妹，这些年也陆续散了一半。我想，和所有70岁的



灯下黑

你那天一路上喊爸爸，让我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蛮感动的，很温暖。”说着，他憨憨一笑。

我不习惯这样直面温情，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笔杆，想抬头笑笑，却不敢对上他的眼。

他转而问我电影哪里最感人，似乎想缓解这气氛。我正要抢答，他却打断：“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接着，他说出一段让我愣住的话——他在思考为什么电影里只有父亲，没有母亲：“这样显得父亲的形象太过光辉伟大，可母亲总不会一点功劳都没有吧……”

我有些语塞，却未争辩。他给我的印象向来强势硬核，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可也正是因为如此，那晚在山里，即便前路未卜，我也从未想过埋怨。他的可靠，早已成为我习惯性依赖的底气。

半晌，他又开口，语气里多了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平时你需要的都是妈妈，只有在危险的时候，爸爸才发挥作用。”

我忽然想起，首考出分后我心情低落，总是给母亲打电话哭诉。有一次，父亲在电话那头醉醺醺的，带着委屈嘟囔：“别老找你妈，还有你爸呢。”

那一刻我才后知后觉，那个被理性包裹的父亲，也不过是个会把我的随手涂鸦当作宝贝、珍而重之放在书柜最显眼处的男人。他的感性从不缺席，只是藏得太深，深到我用很多年，才能从那些沉默的褶皱里，触碰到他柔软的内里。

那晚我躺在床上，反复回想他的每一句话。他临走前又凑过来说，高考冲刺阶段“别只看到一方的光辉，就忽视了另一方”。我忽然读懂了他的较劲——他不是批评电影逻辑，而是在害怕，害怕在女儿的故事里，自己也成了那个“被设计缺席”的人。

有人说，中式父女关系如一碗白酒，表面清澈，内里浓烈。我却觉得，这更像“灯下黑”：灯越亮，灯下的阴影越浓。父亲就是那盏灯，照亮前路，自己却永远站在暗处。我们习惯了那束光，却很少看向灯本身。而灯的委屈是：只有停电时，人们才会想起他。

那晚，我几乎没答上一句话。但我知道，他永远会是那个在山里拉住我的手、亮着手电探照前路的人。

望春 (外一首)

王丽莎

山谷间，素衣白裙
红飘带丝丝缕缕
擎着白，迎风望远

我坐在树下
不说话
看她收拢了裙裾的一角

那些隐藏的，比展开的更用力
像要飞，又收住了翅膀

起风时，她松开手
一片一片的白，碎在空气里

有什么正从远处赶来
越来越近，越来越轻

我闭上眼，那些粉紫与绛红
就从身体里，一点一点往外涌

初春的水杉

枯黄的皮肉，躺了一地
那是去年，蜕下的自己
它挺直腰杆，重新伸展
摊开的掌纹里，残留着最后的锋芒

春风将至
地底的气血正在回流
但它感到，身上有一部分
又被遗落在了这里

年轮，在不知不觉中疯长
躯体越来越瘦
心却在骨头中，挑选出了那根最硬的脊梁
迎着风站立